



THE BEIJING NEWS

创刊于2003年11月11日

总第2987期

统一刊号  
CN11-0245

主管  
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

出版  
新京报社

地址：  
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37号  
邮编：100061  
传真：010-67106766  
新闻热线：010-67106710  
(24小时)  
发行热线：  
010-67106666  
新京报网：  
www.bjnews.com.cn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  
京宣工商广字第0068号

常年法律顾问：  
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声明：  
未经本报许可，不得转载、采用本报及本报网站刊载之内容。

### 更正与说明

#### 【文字更正】

1.1月13日A25版《劳务市场里雇人排队抢“苹果”》(校对:田秋霞 编辑:魏佳)一文,第2栏第4段第1行中的“1小时”应为“1小时后”。

2.1月13日A34版《周渝民:我跟小小彬更像哥们儿》(校对:吴限 编辑:李翊蝶)一文,第3栏倒数第2行中的“小小彬”应为其他地方所说的“小小彬”。

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、人士致歉。  
挑错热线:010-67106710  
栏目编辑:李赛

### 社论

# 公务员考录面试如何避免“暗箱操作”

高层级的统一面试,有利于突破复杂交织的基层关系网络,增加权力干预面试的难度。

1月12日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,记者了解到,针对近年来公务员招录中存在的问题,人社部、国家公务员局将加紧出台公务员考录面试规则,促进面试规范化,提高面试公信力。

公务员考录,有关面试的争议可谓久矣。一些在笔试中表现平平甚至成绩较差的考生,却能在面试中一鸣惊人,获得高分,引来其他考生和民众的质疑;而由于面试成绩的主观成分较大,被刷考生若想通过救济渠道维权,往往难以如愿。

正因如此,在坊间和网

络上,关于公务员考录面试有“猫腻”的议论不断,有些人甚至呼吁取消公务员考录的面试程序。

公务员考录面试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尴尬,主要是因为公平规则的缺失。那么,未来的面试规则如何做,至少要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着力解决:

首先,面试的组织要避免分散,提高层级。在许多地方,公务员的面试往往分散到招考单位自己组织,公务员主管部门进行指导监督。这样的安排下,考生若预先和报考单位搭上“关

系”,很容易递条子、打招呼。而各单位分散化面试的组织,也给公务员主管部门的监督和规范带来难度。

公务员考录面试的主办权不妨上收,如地方公务员考录,应由省级和地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统一组织,按地域划分考区。这种高层级的统一面试,有利于突破复杂交织的基层关系网络,增加权力干预面试的难度。

其二,要改革面试考官的遴选机制。现在公务员考录面试考官的遴选,缺少一个公平透明的规范。哪些人有资格当考官,考官通过什么程序选定等,各地的

规定不一,细则不全。

其实,考官未必都要是“官”,在国外,公务员考录面试的考官除人事官员外,还包括有关专业领域的专家、心理学家、退休的高级公务员等。考官组成人员的专业和广泛,既保障了人才选拔的质量,也利于打破行政体制封闭操作,遏制招录的腐败。另外,公务员考录,应当建立统一的“考官备选库”,面试考官的安排,通过抽签随机决定,如此将大大增加“暗箱操作”的难度。

其三,考试过程更透明。考官在面试中对考生的打分,若想让人口服心

服,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公众能观摩到面试过程,让公众对于考生的能力高低,可以有个直观的比较。

但面试过程的公开,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,有些地方虽然允许旁听公务员考录面试,但只限于少数职位。因此,未来的面试规则,当对面试过程如何透明,统一作出规定,例如除非涉及国家机密,面试场所必须设置旁听席,对社会开放;每个考生的面试过程录像必须留档,并于网上公示;当场公布面试成绩,免得面试后有人作弊。

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

### 观察家

## 茅台会不会成为政府禁购“奢侈品”?

茅台的拒不“入奢”暴露出时下法规的粗疏之处,让违规违纪者总有文字游戏可玩,有漏洞可钻。

在日前胡润发布的一份报告中,茅台、五粮液位列“2012胡润全球十大最值钱的奢侈品品牌排名”。面对这一飞来“美誉”,茅台和五粮液并不感冒,茅台方面表示,这个评选跟茅台没有任何关系;而五粮液则称,从来没有定位自己是奢侈品。(《羊城晚报》1月13日)

其实,茅台早就被视为“身份”、“品味”的象征,视为当然的奢侈品。胡润在这个时候将其“入奢”,不过是一次迟到的确认罢了。

那么,茅台和五粮液又为什么纷纷“举手反对”?个中原由,一方面,可能与茅台、五粮液的产品定位确有关系,即只想着“闷头发大财”,并不愿意顶上一个什么“奢侈品”的华冠华而不实;另一方面,也与国务院法制办去年底公布的《机关事务管理条例》(征求意见稿)之相关规定有些关联,该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,政府各部门不得采购奢侈品,违规者将受到严厉处分。

尽管目前尚无准确数据表明,在每年的“三公”支出中购买茅台所占的数量和比例,但在很多人的心里,公款招待是茅台、五粮液的重要市场。一旦真的被确认“入奢”,很有可能影响到茅台、五粮液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,销售业绩必将受到影响。

因此,目前的当务之急是,《机关事务管理条例》(征求意见稿)中“不得采购奢侈品”的相关规定如何落实。

首先,《条例》中的“奢侈品”应该确定一个细化的认定标准。到底什么样的

“货物和服务”才算得上奢侈品,什么样的才是经济适用,需要设定一个标准,不可过于模糊、含混。

比如茅台,其在胡润榜单上高踞第四,而茅台方面则矢口否认,那么,茅台算不算禁止采购的“货物”?这需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说法。在这个过程中,不妨多听听民意,多参照一下公众的意见。

其次,“奢侈品”的标准还应该与时俱进,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。随时纳入新的产品,也随时退出那些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旧时名品,才有可能真正践行厉行节约、反对奢华、杜绝浪费的政府运行原则。

如果说,一瓶市价2300多元的茅台酒还不算奢侈品的话,那显然无法说服民众。不过,茅台的拒不“入奢”也暴露出时下法规的粗疏之处,让违规违纪者总有文字游戏可玩,有漏洞可钻。公款吃喝是这样,其他的公车消费、公务出国也是这样。巨大的公务消费不仅挤占了宝贵的公共财政,也造成了像茅台这样“奢侈品”的畸形繁荣。

公众并不反感奢侈品,反感的是那些用公共财政满足个人欲望的滥权行为,反感的是以公务运行之名而行个人私欲的饕餮之举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胡润的榜单不过是一次提醒,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政府采购要有明确的标准,如此,方能令行禁止,真正杜绝国而公的靡费。

□胡印斌(记者)

### 来论

## 如此处理“吃空饷”像是在“鼓励”

山西省静乐县委书记之女“吃空饷”一事尚未见下文。近日又有网友发帖称,山东省陵县卫生局局长王兆生的儿子王凡大,专未毕业,即运作其进入陵县人民政府工作。而随后陵县方面证实,目前王凡已被辞退,王兆生被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级。陵县编制办办公室主任、人事局局长赵永超,也被党内严重警告、行政记过。(《南方都市报》1月13日)

“萝卜招聘”、“人情招

聘”屡有发生,隐性的“超前入编”现象又一次刺激了民众。不过,好在这次山东的处理速度够快。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不过三两天,结果就出来了,相反山西那个调查组就有点蜗速了。

不过,王凡被辞退,打回了原位,其欺瞒组织的行为就不予追究,冒领的饷银未见被追回的报道。而其父被警告降级,具体安排此事的人事局局长也是警告记过就算完了。几方合谋拿政府职位做私人

交易的事就这样轻描淡写。看起来都受到了处理,实际上越看越像是挠痒痒。

如此对“吃空饷”的处理,告诉了一些有此心思者一个信号:事情闹得这么大,只不过是背个处分。一旦事成,福在当代,泽被后世,倘若不幸被多事者网络曝光而东窗事发,也是不伤筋骨,大不了从头再来。有这样的便宜可取,“吃空饷”又有什么好担心的。

□吴志峰(教师)

## “紧缺聘用”就无需考试?

《新京报》报道,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考中,16名未参加考试的考生却被最终录取。乌兰察布官方称16人中有3人参加了考试,一人笔试成绩排名第一,招录另两名考生分别属于递补和调剂。另10名考生则属于“紧缺专业岗位直接聘用人员”。官方认为是简化手续和工作不细致使民众产生了误会。

进事业单位是要考试

的,有考试才有公平可言。可“紧缺招聘”则是权力说了算,连考试的程序都省略了。何谓“紧缺”?是否“紧缺”谁说了算?显然,最终的解释权就在权力的嘴巴上。想要让谁进,就让谁进;说哪个单位紧缺,哪个单位就真的紧缺了。据了解,医院、中学和商务局也在这批“紧缺专业”的范围内。更怪异的是,人社局提供的4个事业单位招聘工作方案中,

并没有标明紧缺专业岗位可以直接招聘。显然,这是个充满诡异的招聘。

不如领导说招谁就招谁来得干脆些。当地官方也承认,无论是调剂、“特事特办”还是“紧缺专业招聘”都缺少制度依据。既然明知道缺少制度依据,为何还敢如此招聘?是一贯如此,还是无视民意?是权力的恣意,还是监管的软弱?

□王军荣(教师)

## 十几万家长信息被谁“卖”了?

近日,江苏常州一位学生家长在网上爆料称,自己的信息疑遭泄露,手机收到大量的广告信息。另有网友反映网上有人公开兜售常州十几万中小学生家长的信息。经记者调查,家长信息多由校方管理,信息泄露疑与校方有关。目前,警方已介入调查。(《扬子晚报》1月13日)

1万个家长联系名单,明码标价500元。只要你肯出钱,“至少十几万的常

州家长信息”可以待价而沽。家长信息留在学校,如此批量打包家长的隐私,无论中间经历了多少环节,有一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:从源头来说,若不是黑客“扫荡”所获,就是校方或教师主动寻租。如果是前者,当事方须担负保管不善的责任;而如果是后者,个人信息属个人隐私,在无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,任何组织和任何人都无权向社会公开和传

播,更遑论是以此牟利?

十几万家长信息何以被“卖”?这个问题的背后,并不是偶发个案那么简单,职能监管缺位、行业标准不清、隐私定义不明、罚则标准过低等,使得个人信息管理与使用者毫无“后顾之忧”。在网络实名制越来越近、个人信息交互使用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,以法治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,已经迫在眉睫。

□邓海建(媒体人)